

## 陳廷敬與《康熙字典》

### ——論《康熙字典》之編纂及其價值與影響

李淑萍\*

#### 一、前言

明末李自成興起，導致明政權覆亡，遂由滿族入主中原，統一政權，建立滿清王朝。清廷以異族統治中原，為鞏固政權，除加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政外，又採取安定人心、繁榮社會、建設文化等措施，以奠定其統一大業。滿清建立政權百餘年，對於漢族的人文學士兼用高壓與懷柔政策，為籠絡士人，以八股科舉來吸收人才；以山林隱逸和博學鴻儒之薦舉，來網羅宿儒遺老；開設《明史》館、《四庫全書》館，來提倡文化、科學，為當代學者交流和學術發展提供了實質的條件。另一方面清廷為加強思想控制，廣興文字獄，造成了許多悲慘的案件，以收恫嚇之效，致使學者不敢研治文史、不敢談論近代或當代之事，只好把目光轉向經學、小學，故清代在我國學術發展史中是以「樸學」著稱。故知，清初學者問學反對空虛冥想，主張「經世致用」，傾向實事求是之考察，除了是反對明末心學末流空疏之弊，另一重要因素則是迫於政治環境的壓力。<sup>1</sup> 當時編纂《康熙字典》之議，便是與清初文化政策有密切關聯。

#### 二、康熙皇帝與陳廷敬

陳廷敬一生的政治境遇，與康熙皇帝的賞識知任脫離不了關係。滿君與漢臣知遇五十餘載，在清朝政壇中傳為美談。康熙是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在位的年號。根據清儒曾國藩《國朝先正事略·序》所載：

---

\*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

<sup>1</sup> 有清一代，大部分學者全心投注在典籍中，從事校勘、輯佚、辨偽……等工作，不過問政事，以求自保。職是，清代在經學、史學、語言文字學、校勘學、金石、地理、輯佚、辨偽等各方面，都有不錯的表現。

聖祖自言，年十七八時，讀書過勞，至於咯血，而不肯少休，老耄而手不釋卷；臨摹名家手卷，多至萬餘，寫寺廟扁榜，多至千餘。蓋雖寒暑不能方其專，北征度漠，南巡治河，雖卒役不能踰其勞……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，殆無一而不備，而天象、地輿、秣算、音樂、考禮、行師、刑律、農政，下至射御、醫藥、奇門、壬遁，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，殆無一而不通。<sup>2</sup>

文中稱聖祖至德純行，無一不備，百科諸學，無一不通，雖有溢美之嫌，而玄燁自幼篤學不倦，勤讀經史，自是史有明載。如康熙九年、十年起續辦「經筵日講」制度，即可見一斑。「經筵」本是宮中每年春、秋各一次講論經史的大典；<sup>3</sup>「日講」則是講官為皇帝講授經史要籍，起初隔日進講一次。玄燁嘗自云：

朕八歲登極，即知黽勉學問。……及至十七、八，更篤於學，逐日未理事前，五更即起誦讀，日暮理事稍暇，復講論琢磨，竟至過勞，痰中帶血，亦未少輟。<sup>4</sup>

玄燁十七、八歲，即康熙九年、十年，正是經筵日講制度開講之際。為了研讀經史，讀書過勞，而致咳血，仍未少休。玄燁之好學不倦，由此可見。清聖祖可說是清朝中第一個精心研讀儒家經典的皇帝，因玄燁深知儒家思想有助於滿清鞏固政權，於是潛心研習，未有間斷。他也了解拉攏學識淵博、德高望重，受天下百姓敬重的知識分子，將有助於他治理天下、安定政局，並繁榮社會文化，故康熙十七年乙未特開博學鴻詞科。玄燁諭令吏部云：

自古一代之興，必有博學鴻儒。振起文運，闡發經史，潤色詞章，以備顧問著作之選。朕萬幾餘暇，游心文翰，思得博學之士，用資典學。我朝定鼎以來，崇儒重道，培養人材。四海之廣，豈無奇才碩彥，學問淵通，文藻瑰麗，可以追蹤前詒者。凡有學行兼優，文詞卓越之士，不論已仕、未仕，令在京三品以上，及科道官員，在外都撫布按，各舉所知，朕將親仕錄用。<sup>5</sup>

足見玄燁相當重視博學鴻儒的徵召。此外，玄燁又多次進行大規模的編書工作，如先後編定《朱子全書》、《佩文韻府》、《淵鑑類函》、《廣群芳譜》及其他各書。《康熙字典》之編纂，即是其中一項要務。除了借名整理文獻，保留傳統文化外，又可使讀書人把全部精神貢獻給學

<sup>2</sup> 【清】李元度：《國朝先正事略》，《四部備要·史部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，1967年）。曾國藩為其書作序於卷首。

<sup>3</sup> 「經筵」創於宋朝，天子御席與侍講、侍讀等官講論經史，稱之。起初不定期舉行，明朝始定於春、秋二季舉行。清朝因之。其經筵講官由大學士、各部尚書、侍郎、詹事及侍讀、侍講國子監祭酒等官中簡派。

<sup>4</sup> 見《聖祖庭訓格言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八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67年），頁2-3。

<sup>5</sup> 見《大清聖祖仁（康熙）皇帝實錄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），冊二，卷七十一，頁11。

術，不要注意政治。由於玄燁開設博學鴻詞科以籠絡知識分子還算成功，並且多方進行學術活動，結合了更多的漢族學者，終能穩固其政權的運作，開啓滿清盛世之端。

《康熙字典》編纂之初，奉敕參與編纂《康熙字典》工作的儒臣，總閱官共有兩位，列名纂修官者尚有凌紹雯、陳邦彥、朱啓昆等二十七人，以及纂修兼校刊官陳世倌一人，總計署名的編纂要員爲三十人。其中領銜在前的總閱官是當時深受康熙皇帝所器重的「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」張玉書（1642-1711），然張玉書領旨纂修《康熙字典》之時，已有疾在身，終未竟而卒。編纂《字典》之事，繼續由陳廷敬接手。

陳廷敬（1639-1712），字子端，號說儼，晚號午亭，山西澤州人（今晉城市陽城縣人）。順治十五年（1658）進士。「初名敬，以是科有同姓名者，世祖加『廷』字別之，遂改今名。」<sup>6</sup> 陳廷敬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，兼吏部尚書。<sup>7</sup> 生平好學，與汪琬、王士禛等切磋詩文，皆能得其深處。<sup>8</sup> 《清史列傳·卷九·陳廷敬傳》云：

四十九年十一月，以耳疾乞休，允之。五十年五月，大學士張玉書卒，李光地疾未愈，詔廷敬入直辦事。五十一年三月，病劇，遣太醫院診視。四月，卒。命皇三子允祉率大臣奠酒，給銀一千兩治喪。令各部院滿、漢大臣各往弔，御製輓詩云「世傳詩賦重」。又云「國典玉衡平」。論內閣及禮部曰：「陳廷敬夙侍講幄，簡任綸扉，恪慎清勤，始終一節。學問淹洽、文采優長。予告之後，朕眷注尤殷。留京修書，仍預機務。尚期長享遐齡，以承寵渥。遽爾病逝，深為軫惻！其察例議卹。」賜祭葬如典禮，加祭一次，諡曰文貞。<sup>9</sup>

陳廷敬繼張玉書主持修書之務時，奉旨入直辦事，翌年四月以疾卒。著有《尊聞堂集》、《午

<sup>6</sup> 【清】李元度：《國朝先正事略》，《四部備要·史部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，1967年），卷6，〈名臣〉，頁14。

<sup>7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書前〈上諭〉文所提及陳廷敬的官銜即是「南書房侍直大學士兼吏部尚書」。

<sup>8</sup> 有關陳廷敬生平及詩文成就之相關研究，如毛景山：〈康熙皇帝讚賞的名士—陳廷敬〉，《政府法制》（1999年2月），頁48-49；李衛東：〈康熙朝內府本—康熙字典〉，《古籍博覽》，頁44-45；楊文宏：〈《康熙字典》主編陳廷敬〉，頁36-37；王進興：〈陳廷敬與《康熙字典》〉，《山西文史·人物述林》，頁70-73；岳續明：〈陳廷敬與《康熙字典》〉，《山西老年》第5期（2002年），頁47；冀滿紅、陳旭清：〈陳廷敬與康熙之治〉，《晉陽學刊》（2000年第2期），頁69-73；常書紅、王先明：〈陳廷敬的「重民思想」淺論〉，《山西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（1999年第3期），頁68-71；馬甫平：〈陳廷敬的廉政思想和清廉作風〉，《滄桑·人物春秋》（2006年2月），頁5-7、16；巨文輝：〈陳廷敬的歷史功績〉，《中國地方志·三晉史志文化》，頁30-34；魏宗禹：〈陳廷敬實理思想簡論〉，《寧波黨校學報·浙東學術與中國實學》（2007年第1期），頁89-92；劉潞：〈屢受殊榮的日講起居注官陳廷敬〉，《人物春秋》，頁17-20；趙伯陶：〈陳廷敬及其文學地位略論〉，《中華文化論壇》（2006年），頁92-97；歐陽健：〈清人詩話對陳廷敬的認知〉，《廈門教育學院學報》第9卷第1期（2007年3月），頁21-24；王小舒：〈陳廷敬與王士禛〉，《陳廷敬詩學研討會·詩詞版創刊》（2006年2月），頁92-96；胡迎建：〈論陳廷敬的詩學淵源〉，《陳廷敬詩學研討會·詩詞版創刊》（2006年2月），頁81-91等……可供參酌。

<sup>9</sup> 見《清史列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卷九，〈陳廷敬傳〉，頁643。

亭文編》等。

陳廷敬經通精史，文才出眾，曾以「童子第一」入州學；初任庶吉士時，經館試、御試均居第一；十四年以掌院學士侍值弘德殿爲康熙皇帝講經時，能深刻分析，講解透徹，因而被「聖祖器之」。自此之後，君臣遇合，逾半世紀，康熙皇帝在文治方面即多倚重陳廷敬這樣的儒臣，發揮其才能。陳氏從二十一歲中進士入朝，累官至大學士之職，迄至七十五高齡棄世，其一生中對清廷文治方面有許多貢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他與陳玉書領銜主編《康熙字典》的重要功蹟，讓他在辭書發展史上也留下一定的學術地位。

### 三、《康熙字典》之成書動機與目的

《康熙字典》是我國著名的古代字書，原名《字典》，清康熙四十九年三月（1710），清聖祖康熙皇帝諭令張玉書、陳廷敬等三十人進行纂修字典的工作，至康熙五十五年三月（1716）成書，歷時五載，<sup>10</sup> 全書由武英殿刊印，世稱「殿本《康熙字典》」。

有關《康熙字典》之成書動機，除前文所言清初時代社會背景之外在因素外，另有其學術上之內緣因素。下文將就其書前〈御製序〉文之內容，來說明《康熙字典》編纂之動機與目的。

《康熙字典》卷首〈御製序〉文云：

《易傳》曰：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。《周官》：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，保氏養國子，教以六書，而考文列於三重。蓋以其爲萬物百事之統紀，而足以助流政教也。……

自《說文》以後字書，善者於梁則《玉篇》；於唐則《廣韻》；於宋則《集韻》；於金則《五音集韻》；於元則《韻會》；於明則《洪武正韻》，皆流通當世，衣被後學。其傳而未甚顯者，尚數十百家，當其編輯皆自謂毫髮無憾，而後儒推論輒多同異。或所收之字，繁省失中；或所引之書，濫疏無準；或字有數義而不詳；或音有數切而不備，曾無善兼美具，可奉為典常而不易者。……

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，命曰《字典》，於以昭同文之治，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，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。是為序。

<sup>10</sup> 書前〈御製序〉文云：「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」，推斷此書當由陳廷敬奉詔主其編纂大業算起，時為康熙五十年，至康熙五十五年成書，共計五年。

誠如〈御製序〉文所云，前書之不詳不備，是促成《康熙字典》編纂的主要動機。康熙皇帝有感歷來字書，自許慎《說文》以降，或繁省失中，或疏漏譌舛，無一可奉為典常而不易者。尤其是《康熙字典》在〈御製序〉與〈凡例〉中屢言《字彙》與《正字通》之譌舛疏漏，爲了要「增《字彙》之闕遺、刪《正字通》之繁冗」，故「爰命儒臣，悉取舊籍，次第排纂」而成。

其次，《康熙字典》之編纂目的，據其序文所言，可以從政治意圖、學術功能和實用價值三方面來看。<sup>11</sup>

就政治意圖而言，《康熙字典》編纂的政治意圖，很明顯是爲了宣揚滿清王朝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的德政。對於當代政權言，因字典的完成，能「助流政教」、「昭同文之治」，以鞏固封建統治。<sup>12</sup> 此其一也。

就學術功能而言，由於「古文篆隸，隨世遞變」，《康熙字典》博采「流通當世，衣被後學」之字書、韻書，使「古今形體之辨，方言聲氣之殊，部分班列，開卷了然」，對於承學稽古者言，它可以揭示我國文字音聲之源流。此其二也。

就實用價值而言，《康熙字典》對歷代字書，凡「一音一義之可採者，靡有遺逸。至諸書引證未備者，則至經史百子，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，詩人文士所述，莫不旁羅博證，使有依據」，可說是當代一部相當完整的資料匯編，對於一般士人和官府吏民，則是研讀寫作的必備工具書。此其三也。

至於此書命名之由，康熙皇帝既有感歷來字書，無一可奉為典常而不易者，乃詔命儒臣旁羅博證，輯卷成帙，歷五年而成，自然是希望此書能達「善兼美具」，爲「承學稽古者」及「官府吏民」在使用字書時「奉為典常而不易」之唯一範本，故命曰：《字典》。「典」字，由本義帝王之書，引伸而有「法式」、「楷模」、「典範」、「表率」之意。<sup>13</sup> 有清一代士人所稱之《字典》，即專指《康熙字典》。

#### 四、《康熙字典》編纂體例簡介

《康熙字典》是我國現存首部以「字典」命名的工具書，<sup>14</sup> 也是集歷代字書之大成的古代

<sup>11</sup> 參見李淑萍：《〈康熙字典〉研究論叢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），頁21-22。

<sup>12</sup> 見丰達奉：《〈康熙字典〉編纂理論初探》，《辭書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8年第二期），頁72-80。

<sup>13</sup> 《說文》：「典，五帝之書也。从冊在丌上，尊閣之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典，常也。」《釋言》：「典，經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主也，常也，法也，經也。」

<sup>14</sup> 我國在隋唐以前可能已有「字典」之作，惟該書未流傳於後，僅部分條目散見於唐玄應及慧琳的《一切經音義》中。見蘇尚耀：《我國第一本「字典」》，《中國文字學叢談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6年），頁91-93。

官修字典。全書收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字，<sup>15</sup> 以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等地支名爲十二集，每集又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加上書前的〈凡例〉、〈等韻〉、〈總目〉、〈檢字〉、〈辨似〉及書後的〈補遺〉、〈備考〉等六卷，凡四十二卷。《康熙字典》在書前列有十八條〈凡例〉，目的在說明全書體例與編纂原則，透過對〈凡例〉的解讀與書中編纂實況，可以對《康熙字典》全書有一個明晰的概念。附錄之〈等韻〉可以幫助讀者「辨四聲之微茫，曉反切之真諦」，並申明其音韻理論與處理原則。〈總目〉以十二集三十六卷中依筆畫多寡爲序，羅列二百一十四部首，以收綱舉目張之效。〈檢字〉可以檢閱部首難辨或字形難別之字，〈辨似〉則是可辨別字形相似而音義不同之字。書後另附有〈補遺〉、〈備考〉。〈補遺〉收錄有音有義而冷僻未通用之字，〈備考〉則收有音無義或音義全無之字，以補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之未備。

關於《康熙字典》之相關研究，筆者曾撰《〈康熙字典〉研究論叢》一書，針對《康熙字典》之成書體例、版本價值、部首沿革、按語釋義，乃至於對應現今字典歸部列字之合理性，均有深入之探討。以下僅就《康熙字典》卷首十八條〈凡例〉<sup>16</sup> 所提幾個重要的編纂觀念，簡要分述如下：

### （一）訂定釋字排纂體例，建立切音解義的原則

一部字書的完成必先確立其編纂體例，藉以突顯其全書之特色。如《說文》的最大特色在於釋形，由字形以明音義，故段玉裁注云：

《說文》，形書也。凡篆一字，先訓其義……次釋其形……次釋其音……合三者以完一篆，故曰形書也。<sup>17</sup>

《說文》以字形爲主，使後人得以因形以考求音義，「實始於許」，此爲許書之特色。而「切音解義」正是《康熙字典》全書編纂體例的重點所在，爲使「部分班列，開卷了然，無一義之不詳，一音之不備」，對諸多音項、義項的安排也作了一些規定。書中對一字多音的處理原則是，先列正音，次列轉音，再列叶音；對字音之四聲安排以「平」、「上」、「去」、「入」爲序，使該字的音韻系統層次分明，脈絡井然。意即釋字時先音後義，在每字下先列《唐韻》、

<sup>15</sup> 據清儒陸以湉《冷廬雜識·卷二》云：「字典十二集，二百十四部，旁及備考、補遺，合四萬七千三十五字（古文字一千九百九十五，不在此數）。」1976年《漢語大字典》湖北收字組核實統計，《康熙字典》收字總數實際爲四萬七千零四十三字。見左大成《〈漢語大字典〉的收字問題》，《辭書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7年第一期），總第四十一期，頁22-26。

<sup>16</sup> 〈凡例〉全文內容，詳見本文【附錄】。

<sup>17</sup> 【清】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1年），頁1，「元」字注。

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洪武正韻》、《古今韻會舉要》等韻書的反切，再分層解說字的義訓。<sup>18</sup>

正音正義之後，再列這個字的別音、別義。書中對「音同義異」或「音異義同」之字，各有安排。正音之後有轉音、叶音者，則「俱用空格，加一又字於上」，作為識別之用，以匡糾歷代字書「字有數義而不詳，或音有數切而不備」的疏漏。此外，每一音義之後，引用古代典籍之語言材料以為佐證，所引書證，依時代先後為次，且多具書名、篇名，以補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之不足，並增強其釋義效果。各義項間亦多空格，並以「又」字來分隔。<sup>19</sup>

至於書證的排列原則，則多引用歷代字書析釋字之形構，或藉形以釋義，具有補充說明的功用。<sup>20</sup>

總而言之，「以音統義」的作法，是使《康熙字典》在解音釋義的過程，不致於舛錯倒置、雜亂無章的功臣，而它確立了義項書證的排序原則，同音之字其引用書證依經、史、子、雜書為序，並依資料出現年代先後排列，使書中繁多義項，各有次第，開卷瞭然。<sup>21</sup> 其影響所及，今日海峽兩岸的字、詞典引用例證之編排還是遵循這樣的作法。

## （二）析釋形構以《說文》為主，明其所宗

《說文》為字書之祖，為我國文字學之瑰寶。書中保存古籀篆文萬餘字，並揭示其關係與變遷，又得以上溯甲骨、金文，成為研究古文字之寶庫與津梁。許書保存古代音義，明析文字結構，奠定文字學理論基礎。以構形義理為綱，將形、音、義結合交叉運用，又體現「六書」之法，成為漢字研究之指導。因此，《康熙字典》析釋形構，仍是以許慎《說文》為準則。<sup>22</sup>

由於我國文字形義關係較為密切，釋義過程中往往已分析了文字形構，或有未盡詳明者，《康熙字典》則在各音各義完成訓解之後，又引用字書以補釋形體、或載錄別字異體。由於文字形體古今丕變，「篆籀淵源，猝難辯證」，加之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「援引不倫」、「不加考校」、「偏旁假借、點畫缺略」，《康熙字典》遂提出「今一以《說文》為主」的標準，以六書原理析釋形義，釐正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之謬誤。<sup>23</sup>

## （三）書中歸部列字之原則有承襲、有修訂

《康熙字典》歸部列字之法，承自明代梅膺祚《字彙》，共立二百一十四部首。部首之序，按筆畫數多寡排列，起於一畫，終於十七畫。部中之字序，也按筆畫數多寡順序來排列。其

<sup>18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六。

<sup>19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七、八。

<sup>20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十二。

<sup>21</sup> 見李淑萍：〈《康熙字典》解義釋例〉，《〈康熙字典〉研究論叢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），頁198。

<sup>22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一。

<sup>23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十五、十八。

部首之部目次第，雖云「今仍依《正字通》次第分部」，實則一如《字彙》之二百一十四部，且為求「義有指歸、不失古人製字之意」，而在少數字之歸部上稍作調整。<sup>24</sup>

此外，《康熙字典》針對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二書在文字歸部時「重出互見」上提出修正，<sup>25</sup> 故知其部首觀念雖沿自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，惟書中又調整某些字的分部，歸併兩書中異部重出、同部互見之字，或把原屬某部的字調入更為適宜之部首中。<sup>26</sup>

#### （四）改善歷代字書、韻書偏而不全之失，確立音韻體系

康熙皇帝有鑑於語言資料隨世遞變，而歷代字書、韻書所重者不同，而致古韻不傳，或音韻系統各異，各書所載偏而不全，故卷首〈御製序〉云：

漢許氏始有《說文》，然重義而略於音，故世謂漢儒識文字，而不識子母；江左之儒識四聲，而不識七音。七音之傳，肇自西域，以三十六字為母，從為四聲，橫為七音，而後天下之聲，總於是焉。嘗考《管子》之書，所載五方之民，其聲之清濁高下，各象其川原泉壤，淺深廣狹而生，故于五音必有所偏得，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。此歷代相傳取音者，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。

古籍音韻運用遞變之情形，誠然如是。又加上《康熙字典》編者認為「《正字通》音訓每多繁冗重複」，主要在於「於字母淵源茫然未解」，以致「貽誤後學，為害匪淺」。<sup>27</sup> 因此，康熙皇帝歷經「參閱諸家、究心考證」後，確立了以融合古今南北方音的切韻系統，作為《康熙字典》全書音韻的處理原則。

#### （五）保留歷代傳抄古文之資料，並說明其來源及編排方式

《說文》以「今敘篆文，合以古籀」的方式，保存了當時的一些重文異體與古文字形，而在《康熙字典》編纂中，「古文」資料的保留，也算是很刻意的安排。為突顯古文之地位，殿本《康熙字典》書中本字下注明之「古文」，字體大小與本字相同，以示醒目。此舉影響近代字、辭典之編纂，也開始注意到古文字體的羅列，如《中文大辭典》、《漢語大字典》均在本字之下輯有甲骨、金文、戰國文字、小篆、隸書等字體。

此外，字如有古體，則於本字下注明古文外，又依古體之偏旁筆畫，分載各部各畫之中，

<sup>24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五。

<sup>25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雖糾正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兩部疊見之失，然書中仍存有許多兩部疊見之例，如「𦵏」、「辯」、「𦵏」、「𦵏」……等字仍是兩部互見，故知該書在編纂成帙的過程中，仍有許多不周之處。見李淑萍：〈《康熙字典》部首觀念之傳承與修正〉，《〈康熙字典〉研究論叢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），頁130-146。

<sup>26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十四。

<sup>27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三、十一。



<sup>28</sup> 且詳細注明其古文出處。是知，古文的編排乃采用互見的方式，可供前後參照。其古文來源，大部分采自歷代字書、韻書及經史子集，<sup>29</sup> 可謂集歷代傳抄古文資料之大成。

### （六）明確標示「新增字」與「罕用字」的處理

所謂新增字，即新增《正字通》所未收錄之字。在〈凡例〉中，《康熙字典》對於《正字通》漏收之情形，有其處理之作法，亦即在「備采字書、韻書、經史子集，來歷典確」後，將之收入書中，分載在各部、各畫之後，並以「增」字區別之。<sup>30</sup>

此外，《康熙字典》在卷末設有〈補遺〉、〈備考〉各一卷，藉以收錄已見於文獻之罕用字體。其收錄之區別在於，「凡有音義可入正集而未經增入」者，收錄於〈補遺〉一卷中。至於「無可考據，有音無義或音義全無」之字，則收入〈備考〉一卷中。總觀《康熙字典》收入〈備考〉之字，大都來自《字彙補》、《海篇大成》，《文房心鏡》，《五音篇海》，《龍龕手鑑》，《搜真玉鏡》等書，因其「音切類多臆見」、「音義無徵」、「無當實用」，遂錄在卷末，避免以偽亂真之弊。<sup>31</sup>

### （七）設置按語，增加編撰者之補充說明

按語的設置，是《康熙字典》書中的一大特色。全書中使用的按語，共有兩千五百四十三條，其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，舉凡辨訛訂誤、存參備考、補充說明、引申音義、辨析形義、分辨詞性等等，無不以「按語」的形式出現。<sup>32</sup>

「按語」的目的，是字書編纂者為補充說明而設，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二書有以按字或「○」作為標記者，或注音釋義，或析論形體，或補充說明，顯然是編纂者對該字的進一步闡述，雖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二書卷首〈凡例〉未明言按語之形式，實已具有按語的作用，故《康熙字典》依循前二書之例，並於〈凡例〉中明確表示「偶有參酌，必用按字標明」，<sup>33</sup> 凡書中有所考辨，即附於注末，並加「○按」字來標明，正式把「按語」形式列為全書編纂原則之一。

根據筆者之整理分析，上舉七項編纂原則，乃《康熙字典》成書之大方針。正由於其編纂原則的確立，方能使全書四萬七千餘字之分部列字，井然有序，各音項義項之舉證釋義，

<sup>28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十。

<sup>29</sup> 除了如〈凡例〉之十所云之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諸書外，尚有《類篇》、《五音集韻》、《六書正譌》、《篇韻》、《正韻》、《六書本義》、《唐韻》、《韻寶》、《金石韻府》、《字彙補》、《筆乘》、《五音篇海》、《六書統》、《同文備考》、《字義總略》、《說文長箋》、《字學三正》、《六書略》、《韻學集成》、《直音》、《韻會小補》、《韻經》、《轉注古音》、《海篇》、《宋庠·補音》、《楊慎·轉注古音》、《奇字韻》、《正字通》、《字林》、《佩觿集》等等，並兼及史傳注疏者。

<sup>30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十三。

<sup>31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十七。

<sup>32</sup> 關於「按語」之設置，本人曾針對《康熙字典》書中按語之特點、內容形態及其影響，撰一專文，詳見李淑萍：《〈康熙字典〉「按語」釋例》，《〈康熙字典〉研究論叢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），頁203-235。

<sup>33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十六。

條理分明，成為清代以來字書編纂的典範。

## 五、《康熙字典》之價值與影響

《康熙字典》是陳廷敬等人奉敕在明代梅膺祚《字彙》和張自烈《正字通》的基礎上編成的一部大型字典。由於收字為歷代最多，資料蒐羅豐富，體例嚴明，注釋允當，而成為有清一代很有影響的重大文化工程之一。對於當代政權言，它可以「昭同文之治」；對於承學稽古者言，它可以揭示文字之源流；對於一般士人和官府吏民，則是研讀寫作的必備工具書。全書收采弘富，集歷代字、韻書之大成，通行迄今。其所制訂之體例，周詳完備，近世字、辭典之編纂，每多遵循。職是，在我國字書、辭書學史上，它具有承先啓後的作用。

茲將全書之價值與影響，分別從文字訓詁學、辭書編纂史、文化傳承三大方面進行說明：

### （一）《康熙字典》在文字訓詁學上的價值與影響

#### 1・注重析形注音

《康熙字典》對於漢字結構的分析，均以《說文》為依據。凡《說文》收列之字，都引證《說文》，不任意分解漢字結構，並將「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中偏旁假借、點畫缺略者，悉為釐正」，<sup>34</sup> 期能「指事瞭然，不滋偽誤」。<sup>35</sup> 對於注音，簡化《正字通》重複繁冗的音訓，對音義相同的字，不再注釋音義，只標明「注見某字」；又廣輯《唐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正韻》等韻書、字典中的反切，分異合同，充實音注資料，而且標有直音，每字的末尾引有古韻材料，這對現代大型漢語詞典中採用現代、中古、上古三段標音，具有啓示作用。

#### 2・保有豐富的古文資料

《康熙字典》蒐羅歷代文獻資料而成書，是清代一部集字形之大成的字書。它對古文的認定更是隨資料來源的不同而有所擴大，其範圍包括歷代字書、韻書、經傳、詩人儒士之文集所輯古文等，其古文內容，除了文字演變歷程之古代形體外，甚至包括了俗、譌異體字，以及典籍中的通假字等。

《康熙字典》對於傳世文獻所記載之古今字形，經廣泛收錄後加以整理，於本字之下直接著錄古文字形，是後世研究文字演變的重要參考資料。然《康熙字典》由於政治因素導致學界向來未能正視其價值，<sup>36</sup> 筆者曾以「《康熙字典》古文研究」為題，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

<sup>34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一。

<sup>35</sup> 見〈凡例〉之十五。

<sup>36</sup> 歷史上關於《康熙字典》的評價，以清政權為界，呈現兩極化的現象。清儒評《康熙字典》多以「述津寶筏」、「引證確切，展卷了然」、「六書之淵海，七音之準繩」等讚頌功德、曲意溢美之辭譽之，

案，<sup>37</sup> 希冀能藉此研究來突顯《康熙字典》在古文字研究中的意義。同時，《康熙字典》全書所保留之古文異體，在後人對歷代字書、韻書，及文獻典籍中對文字異體之研究，亦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。

### 3・書眉添列小篆，利於後人查檢篆形

《玉篇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楷書字典。自《玉篇》改用楷書後，後代字典不再以篆文為字頭，也極少附錄篆文形體的。錢劍夫先生云：

我國古代字典自從《玉篇》全部改用楷書以後，就再沒有篆書，也極少附錄篆書。但篆書是我國最美觀的一種書法，要想寫幾個篆文，或自刻一顆圖章，較少接觸或根本沒有翻閱《說文》的人，就很困難。《康熙字典》後出的版本，凡屬有小篆的字在書眉上都列有小篆，這樣，對於不識篆書或要查閱某字的篆文，就很方便。而且，在古代字典來說也是一個獨有的特色。不過，只有一個極小的憾事，就是凡屬避諱的字都以「敬避」兩字注明，不添列篆書，但這為數極少。<sup>38</sup>

錢氏所言「敬避」之字，如玄部「玄」、火部「燁」等等。後出的《康熙字典》各種版本，凡有小篆的字都在書眉加列小篆，可幫助學者檢索某字篆文，亦有利於一般民眾認識古文篆體。換言之，附列篆文的好處，就是對隸變之字，可以提供辨識的作用。如《康熙字典》木部中「杗」字，原是篆文「𣎵」之隸變；韋部之「韓」，其篆文書作「𣎵」；夨部之「夨」字，其篆文書作「𣎵」，與「𣎵」（隸變作「𣎵」，歸又部）、「𣎵」（隸變作「𣎵」，歸又部）不同等等，皆其例。

### 4・建構完整的詞義系統

《康熙字典》對字義的說解非常詳備，除引用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等書的解釋外，還搜羅其他字書的解釋，以至「自經史百子，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，詩人文士所述，莫不旁羅博證，使有依據」，<sup>39</sup> 從經、史、子、集中網羅了大量材料，以充實單字之義項。全書詳

蓋因《康熙字典》具有清廷官定字書的身分，無人敢置言批評該書。但在清政權結束後，學者重新審視這部向來被視為不可冒犯之字書，直言該書之譌舛脫誤，蓋因政治迫害學術的因素消失後，人們始敢針對此書，提出批判，故民國以後學者論列其缺失者甚多。見李淑萍：《〈康熙字典〉及其引用〈說文〉與歸部之探究》，《古典文獻研究期刊·三編》（臺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6年9月），頁36-42。

<sup>37</sup> 李淑萍：「《康熙字典》古文研究」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，（NSC 92-2411-H-008-021-），執行期間：92年8月1日至93年7月31日。

<sup>38</sup> 見錢劍夫：《中國古代字典辭典概論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1986年），頁77。

<sup>39</sup> 見書前〈御製序〉文。

列古今字義，俾後人明瞭字義、詞義之孳乳。換言之，在每一本字之下，除了本義之外，還有各種不同引伸義、假借義及典籍通假義等，對每一個常用字以本義為核心，建立一套完整的詞義系統。此外，《康熙字典》還蒐羅各地方言語詞，也收錄一些晚出的詞義與西域、印度等外來的語詞，蓋「各方風土不同、南北音聲各異」，<sup>40</sup> 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各地方音用語有所不同，《康熙字典》作為一部集古今大成之官定字書，自然要廣采博證，以臻於完備。

## （二）《康熙字典》在辭書編纂史上的價值與影響

### 1・收字為歷代字書之最

我國歷代重要字書中，《說文》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，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，合一萬零五百一十六字；今本《玉篇》收字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字；<sup>41</sup> 《龍龕手鑑》收字兩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字；《類篇》收字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字；《字彙》收字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；《正字通》收字三萬三千六百七十一字。後出之字書，收字愈多，由此可見我國文字孳乳繁衍之況。《康熙字典》收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字，較《正字通》增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字，可說是我國古代收字最多的字典。民國初年號稱收字最多之《中華大字典》，也只比《康熙字典》多收千餘字，而《中文大辭典》、《漢語大字典》收字亦以《康熙字典》所收字為主要基礎。凡古代字書、韻書、經史子集中的僻字、奇字、俗字，或不見於其他字書的字，在《康熙字典》書中往往都能查得。書前列有〈檢字〉、〈辨似〉可以檢閱異形難字，辨認相似字。書後附〈補遺〉、〈備考〉，收錄冷僻字、不通用的字。這既利於讀者查考，增強了字典的學術性和實用性，且可保存古代漢字的形、音、義等文獻資料。

### 2・各個義項下有序安排書證資料，收錄詞語

「書證」資料，對於一部完善的工具書而言，是重要不可或缺的。《康熙字典》之義項完備，在每一義項下，多舉用古代典籍為證，其所列舉的書證，原則上全錄書名、篇名，既補以前的字書之不足，又可便於讀者核對原文，並注明資料出現的年代。單字解說外，還附釋一些詞語，使釋義的內容更加豐富，具有詞典的功用；其書證資料依經、史、子、雜書為序，並以資料出現年代先後排列的原則，使書中繁多義項，各有次第，開卷瞭然，也影響了後世字、詞典之編纂。<sup>42</sup>

### 3・運用「按語」輔助說明前書之誤

<sup>40</sup> 見書前康熙 49 年 3 月 9 日〈上諭〉文。

<sup>41</sup> 今日通行之本子為《大廣益會玉篇》，已非顧野王原本。此字數依胡樸安據張氏澤存堂本統計而得，較之封演《封氏聞見錄》所載「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」多了五千餘字，應係宋代重刊時孫強、陳彭年等人所增。

<sup>42</sup> 見李淑萍：〈《康熙字典》解義釋例〉，《〈康熙字典〉研究論叢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 年 3 月），頁 198。

《康熙字典》卷首〈凡例〉云：「偶有參酌，必用按字標明」，意謂凡書中有所考辨，即附於注末，並以「○按」字來標明。書中按語共兩千五百四十三條，細檢其辨訛訂誤的對象，又以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二書為主。蓋因「《字彙》失之簡略，《正字通》涉於泛濫」，<sup>43</sup> 故《康熙字典》要「增《字彙》之闕疑，刪《正字通》之繁冗」，<sup>44</sup> 歸併簡化《正字通》繁複冗雜的部分，充實增補《字彙》簡略缺漏的內容。觀察其謚正補充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的內容，約可分成「歸部不當」、「筆畫誤算」、「列字重出」、「字形訛謬」、「音讀舛脫」、「義訓未妥」、「引書不實」等方面，<sup>45</sup> 詳究其按語，實有助於後人檢閱字書時，取得正確的資訊。

《康熙字典》的按語，在字書編纂過程中，對於字形、字音、字義的補充謚正，的確產生了功能。且「按語」形式之確立，對後出字典的編纂也產生了不少的影響。如一九一四年陸費逵等人編纂之《中華大字典》、一九八七年由中共出版的《漢語大字典》均保留了「按語」的形式，適時地為字典析形、釋音、訓義提供補充的資料。

#### 4・突顯字典「重出互見」的觀念

《康熙字典》雖在「凡例」、「按語」中多次對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列字重出、兩部疊見之情形加以駁正，而書中仍不免有兩部互見之例。例如前文所舉之古文字形，除在本字下注明古文外，又依古體之偏旁筆畫，分載各部各畫中；同一字形因歸部不同，而有兩部重出互見之情形。此外，編纂者對於篆文隸定與隸變之字也分別保留於書中各部，如「光」字，隸定作𦏧，歸入火部，隸變作光，則歸入儿部；「爵」字，隸定作𦏧，歸入木部，隸變作爵，則歸入爪部；「覃」字，隸定作𦏧，歸入鹵部，隸變作覃，則歸入西部；「乘」字，隸定作𦏧，歸入木部，隸變作乘，則歸入丿部等等，是另一種形式的兩部互見。至此，字書的「重出互見」觀念漸受近代學者的重視，曾榮汾先生嘗云：

其（指《正字通》）分部承依《字彙》，時見兩部疊見者，如西部既有「𦏧」字，而土部又有「𦏧」字；网部既有「𦏧」字，而火部又有「𦏧」字；𦏧部既有「𦏧、止」字，而日部又有「𦏧」字，斤部又有「止」字；舌部既有「𦏧、𦏧」字，甘部又有「𦏧」字，心部又有「𦏧」字。若此之類，胡樸安氏舉為「舛駁」之例，然此即因應部首難辨而創之「互見例」，看似疊床架屋，於檢索便易而言，觀念卻更備矣。<sup>46</sup>

又洪固先生云：

<sup>43</sup> 見書前康熙 49 年 3 月 9 日〈上諭〉文。

<sup>44</sup> 見書前康熙 49 年 3 月 9 日〈上諭〉文。

<sup>45</sup> 見李淑萍：〈《康熙字典》「按語」釋例〉，《〈康熙字典〉研究論叢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 年 3 月），頁 203-235。

<sup>46</sup> 見曾榮汾：《字樣學研究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 77 年 4 月），頁 60-61。

故知，站在字書檢閱便捷的立場來說，兩部「重出互見」是有其存在的價值。《康熙字典》的作法，適可突顯字典「重出互見」的重要觀念。

### 5·奠定《字彙》創建二百一十四部首之功

梅膺祚《字彙》凡例云：「偏旁艸入艸，月入月，無疑矣。至蔑从卂，而附於艸；朝从舟也，而附於月，揆之於義，殊乖乖謬。蓋論其形，不論其義也。」<sup>48</sup> 因其只「論其形，不論其義」，刪併《說文》五百四十部而成二百一十四部，且依部首筆畫多寡爲序，由一畫至十七畫，統攝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，就檢索便利言，爲歷代字書的一大創舉。其後《正字通》繼起，仍循前書之部序與部目，與《字彙》並行於明代。時至清初，《康熙字典》仍承繼《字彙》之二百一十四部首，是肯定此一檢字法的使用便捷與配合時代需要，正由於此一欽定字書的發揚，使得《字彙》之二百一十四部首成爲後世編纂字書、辭典的主要依據，《康熙字典》在此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加強約定俗成之作用的時代意義，使二百一十四部首之編纂方式得以流傳，奠定此一部首檢字法在辭書發展史上的地位。《康熙字典》頒行後，便取代了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，究其緣由，除了挾其嚴峻的政治勢力在推行流傳外，《康熙字典》能旁羅博證，兼採二書之長，也是重要因素。

## 6・力求字書在實用性與學理性上的平衡

《說文》自訂「以形分部」的原則，但有時又爲牽就部首，以聲符來歸部而自亂其例，如「𣎵」、「胖」、「僕」、「𦍋」、「羞」、「爽」、「莫」、「拘」、「筈」、「鉤」、「愷」、「否」、「敝」、「悤」、「昇」、「憙」、「吁」、「邐」等字屬之，後世字書，如《字彙》、《康熙字典》則將這類文字重新歸入適當部首中。觀察上列字例之歸部，除修正《說文》以聲分部之誤外，亦多能符合二百一十四部首之歸部原則，包括以起筆偏旁或形構中唯一之部首偏旁爲部等，方便後人尋部檢字，作到檢索便捷的實用性功能。除此之外，《康熙字典》更採用「按語」的方式，

<sup>47</sup> 見洪固：〈字典部首檢字法的改進研究〉，《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民國81年6月），總頁529-548。

<sup>48</sup> 見《字彙》書前〈凡例〉。事實上，《說文》五百四十部中已有「論其形，不論其義」的觀念，如它部、龜部、鼎部即是。

在某些被歸併之部首字後加以補充說明，使檢閱者能明瞭文字演變之源流始末，這是《康熙字典》編纂者在字書的實用性與學理性上力求平衡的一項作法。

## 7・部首排檢已成為後世字典的定則

《康熙字典》雖沿用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兩書二百一十四部首，但又調整某些字的分部，歸併兩書中異部兼收、同部互見的字，或把原屬某部的字調入更為相宜的部首。加上御定之《康熙字典》對後世的巨大影響，這種分部法遂為後來的《中華大字典》、《中文大辭典》、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、《漢語大字典》所沿用，也為廣大讀者所熟悉。今日通行之字典、辭典，有些雖以「四角號碼檢字法」、「筆順檢字法」，或「音序檢字法」來作為檢閱的工具，然正文部分仍是以筆畫數多寡順序排列的方式來編排，承襲《字彙》、《康熙字典》部首編排的傳統。

## 8・後世編纂大型字典趨向於集體創作

時至今日，欲編纂一部內容完善、資料豐富的大型字、辭典是一項繁瑣艱鉅的工作，因此，由個人的才力展現走向全體的集思廣義，是一種必然的趨勢。《康熙字典》之所以能收采弘富，旁搜博證，集歷代字書、韻書之大成，就是清代文人學士集體創作的產物。清儒王引之云：「惟是卷帙浩繁，成書較速，纂輯諸臣迫於限期，於引用書籍字句間有未及詳校者。」<sup>49</sup>說明《康熙字典》書中引用書籍字句每有舛謬脫誤，蓋因卷帙浩繁，且限期完成，編纂不易所致，在在顯示了一部大型字、辭典的編纂需耗費大量的人力及時間。民國五十一年由國防研究院與中國文化研究院合作，成立「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」，集合國內六十餘位學人專家，夙夜精勤，歷時七載，而成《中文大辭典》四十鉅冊，<sup>50</sup>收字四萬九千八百八十八字，辭彙三十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一條，約八千萬言。又海峽對岸大陸當局自一九七五年以來動員大批人力、物力，編纂《漢語大字典》、《漢語大詞典》，前者分八卷，收字五萬六千餘字，後者分十二卷，收錄詞目約三十七萬條，總計五千餘萬字，二書耗時十餘年而成，堪稱我國辭典編纂史上罕見之鉅構。<sup>51</sup>是知，大型字、辭典的編纂不再屬於個人的名山著述，而應為多數人的集體創作，集合團體的才思心力，才能使字書、辭典的內容臻於完備。

### （三）《康熙字典》在文化傳承上的價值與影響

<sup>49</sup> 見王引之道光十一年重刊《字典》完竣奏摺文，附錄於《康熙字典考證》正文之前。

<sup>50</sup> 《中文大辭典》初以十六開本印行，分訂四十鉅冊（正文三十八冊，索引二冊），於民國62年10月重新修訂，印行普及本，共十冊。

<sup>51</sup> 《漢語大字典》1988年12月由四川辭書出版社、湖北辭書出版社出版，原分八卷，1995年5月重新發行三卷本；《漢語大詞典》1988年3月由漢語大詞典出版社陸續出版，原分十三冊（含附錄、索引），1997年4月再發行縮印本，共三大冊。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之《辭書研究》雙月刊於1987年第一期載有《漢語大字典》出版之相關文章，包括該書之編纂、名物釋義、特點、收字問題……等共十篇，可供參酌。

前文已提及,《康熙字典》之編纂有其政治意圖,目的在宣揚滿清王朝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的德政。初衷雖有封建統治之政治目的,希冀能「助流政教」、「昭同文之治」,而此編的完成,也的確作到文化傳承與文化保存的實質意義。

## 1・保存文獻中之罕用字體

《康熙字典》為歷代字書中收字最多的一部工具書,其中保留了許多罕見字。凡古代文獻中的僻字、奇字、俗字,或不見於其他字書的字,在《康熙字典》書中往往都能查得。《康熙字典》書前列有〈檢字〉、〈辨似〉可以檢閱異形難字,辨認相似字。書後則附〈補遺〉、〈備考〉兩卷,收錄冷僻字、不通用的字。由於時代變遷,語音變異,社會文化的不斷發展,許多文字已不再被世人所認識、所使用。很多罕用冷僻字在脫離原有文獻,便不再被運用的情形下,就很容易消失不見,而《康熙字典》擔負起傳承文化之責,保留了許多被視為「死字」的罕用字體。

《康熙字典》的安排,既利於讀者查考,增強了字典的學術性和實用性,而且保存古代漢字的形、音、義等文獻資料。

## 2・雅俗方語,兼容並蓄

《康熙字典》書前〈上諭〉文云「各方風土不同、南北音聲各異」,蓋時有古今,地有南北,各地方音用語的不同,容易造成溝通上的隔閡,《康熙字典》作為一部集古今大成之官定字書,自然要蒐羅各地方言語詞,以補其不備。如「毛」字下:「《高麗方言》謂苧曰毛,苧布曰毛施,皆見《雞林類事》;又閩南人謂毛曰膜,見《井觀瑣言》。」<sup>52</sup> ;「無」字下:「《佩觿集》河朔謂無曰毛。《通雅》江楚廣東呼無曰毛。」<sup>53</sup> ;「潑」字下:「《孫穆·雞林類事》高麗方言謂足曰潑。」<sup>54</sup> 等。

此外,《康熙字典》在各類典籍雜書中網羅大量材料來充實義項內容的同時,也注意到收錄一些晚出的詞義與西域、印度等外來的語詞。「伽」字下:「《梵書》那伽,龍也;竭伽,犀也;僧伽,藍眾園也。譯云:園取生植義,今浮屠所居是也。凡稱釋者曰僧伽。」<sup>55</sup> ;「佛」字下:「三佛齊、佛郎機、柔佛,皆外國名。」<sup>56</sup> ;「奴」字下:「梵言馱索迦,華言奴。」<sup>57</sup> ;

<sup>52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毛部一畫,頁520。本文採用之版本為同文書局石印本,為行文方便起見,頁碼採臺北:文化圖書公司影印版(1994年)。內容偶有修訂,乃依清王引之《字典考證》校改之。下同。

<sup>53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火部八畫,頁601。

<sup>54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水部十二畫,頁576。

<sup>55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人部五畫,頁25。

<sup>56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人部五畫,頁27。

<sup>57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女部二畫,頁182。



「無」字下：「梵言，南無呼那謨；那如拏之上聲，謨音如摩，猶云歸依也。」<sup>58</sup>

《康熙字典》也有輯錄晚出或通俗詞義之例，如「們」字下：「今填詞家，我們、俺們。」<sup>59</sup>；「找」字下：「俗音爪，補不足曰找。」<sup>60</sup>；「章」字下：「又俗或謂舅曰章。」<sup>61</sup>；「輪」字下：「又輪轉，迴旋也。」<sup>62</sup>等等。

### 3・反映社會文化與民俗風氣

如前所言，《康熙字典》義項內容極為豐富，收錄許多方俗語詞，統整這些資料，我們也能看出編纂者對社會文化中的方俗現象或民情風俗有所關注。如「除」字下：「又易也。新舊歲之交，謂之『歲除』，俗云『除夕』。〈孟浩然詩〉青陽逼歲除。」<sup>63</sup>今俗以農曆過年為除夕，古云「歲除」，即新舊歲之交也。又如「盪」字下：「鄭熊《番禺記》廣俗婿之未見妻之父母，先飲一大杯，曰：『盪風』。今俗有盪風冒雪之語。」<sup>64</sup>反映廣東地區女婿見丈人之民俗。又如「幻」字下：「又《增韻》幻，妖術也。或作眩。《前漢·張騫傳》犂軒眩人〈注〉眩讀與幻同。即今吞刀、吐火、植瓜、種樹、屠人、截馬之類，皆是也。」<sup>65</sup>說明當時民間江湖術士把玩之各種技藝，即為古代之幻術、妖術等等，充分展現當代社會文化之民情風俗。

### 4・反映當代學者的思想觀念

《康熙字典》之義項內容，包羅萬象，除了展現社會文化與民俗之發展概況外，還能反映當代學者的思想觀念。如丑集下「天」字下云：

《朱子語類》離騷有九天之說，諸家妄解云有九天，據某觀之，只是九重。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，裏面重數較軟，在外則漸硬，想到第九重，成硬殼相似，那裏轉得愈緊矣。○按：按天形如卵白，細察卵白，其中之網縕融密處，確有七重。第八重白膜稍硬，最後九重便成硬殼，可見朱子體象造化之妙，今西洋曆說，天一層緩似一層，此七政退旋，所以有遲速也。<sup>66</sup>

《康熙字典》編纂者根據《朱子語類》釋天之說，以「卵白」來比擬說明。《朱子語類》所言

<sup>58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火部八畫，頁 601。

<sup>59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人部八畫，頁 35。

<sup>60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手部四畫，頁 347。

<sup>61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立部六畫，頁 799。

<sup>62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車部八畫，頁 1173。

<sup>63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阜部七畫，頁 1280。

<sup>64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皿部十二畫，頁 725-726。

<sup>65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幺部一畫，頁 269。

<sup>66</sup> 《康熙字典》大部一畫，頁 176。

「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」與清初西洋曆之說「天一層緩似一層」，以今日科學眼光看，說明大氣層之有稀有薄，似乎是可以理解；然《康熙字典》進一步闡說，八、九層似卵之白膜與硬殼，則當屬穿鑿之妄說。編纂者藉由按語發表此一思想，也表現出宋元以來，以迄清初，學者對天文現象的蒙昧觀念。

## 六、結語

《康熙字典》成書於清初，距今已兩百九十餘年，為官修字書之典範，它是國人研究古代典籍的重要工具書。它承繼了《說文》至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的字書編纂傳統，博采眾長，另闢新法，不僅保存了許多寶貴的文獻資料，其所確立的體例法則，也使後世字典的編纂更趨規範化與合理化。清儒周中孚稱贊它：「集古今小學之大成，垂昭代同文之至治，後之言聲音文字者，莫能出其範圍矣。」<sup>67</sup> 是知，在我國漢語學術史中，《康熙字典》都是一部不容忽視的大型漢語字典。綜合上文所述，吾人從文字訓詁學、辭書編纂史、文化傳承三大方面來看，均可了解《康熙字典》對我國文化教育與辭書編纂均有深刻的影響。《康熙字典》更以其獨特的地位與影響性，在現今字典、辭書編纂學上仍有一定的研究價值。

雖然，《康熙字典》在編竣付梓之前，陳廷敬便已過世，但在《康熙字典》開始策畫編纂的前兩年，陳氏以總閱官之職，進行總體規畫、組織人員、訂定體例，以及審閱書稿等，對《康熙字典》之成書，自是功不可沒。

<sup>67</sup> 【清】周中孚：《鄭堂讀書記》下冊〈補逸八〉（臺北：世界書局。1965年）。

## 【附錄】〈康熙字典·凡例〉

殿本《康熙字典》原刊條列諸文，未見序號，然今因撰文述說之便，依序編碼如下：

- (01) 六書之學，自篆籀八分以來，變為楷法，各體雜出，今古代異，今一以《說文》為主，參以《正韻》，不悖古法，亦復便於楷書，考證詳明，體製醇確，其或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中偏旁假借、點畫缺略者，悉為釐正。
- (02) 古韻失傳，晉魏以降，創為律韻行世，雖其間遞有沿革，然矩矱秩然，不可紊亂。開口閉口，音切迥殊；輕唇重唇，字母各別。自《洪武正韻》一書為東冬、江陽諸韻，併合不分矣，今詳引各書音切，而悉合之等韻，辨析微茫，集古今切韻之大成，合天地中和之元氣，後之言音切者，當以是為迷津寶筏也。
- (03) 切韻有類隔、通廣諸門，最難猝辨，《正字通》欲率用音和，然於字母淵源茫然未解，致幫滂莫辨，曉匣不分，貽誤後學，為害匪淺，今則悉用古人正音，其他俗韻概置不錄。
- (04) 音韻諸書俱用翻切，人各異見，未可強同。今一依《唐韻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、《正韻》為主，同則合見，異則分載，其或此數書中所無，則參以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、《五音集韻》等書。又或韻書所無，而經傳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老》、《莊》諸書音釋所有者，猶為近古，悉行采入，至如《龍龕》、《心鏡》諸書音切，類多臆見，另列備考中，不入正集。
- (05) 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分部最為精密，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悉從今體，改併成書，總在便於檢閱。今仍依《正字通》次第分部，間有偏旁雖似而指事各殊者，如𠂔字向收日部，今載火部；𠂔字向收隸部，今載兩部；頰、頰、頰、頰四字向收頁部，今分載水、火、禾、木四部，庶檢閱既便而義有指歸，不失古人製字之意。
- (06) 字兼數音，先詳考《唐韻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、《正韻》之正音作某某讀，次列轉音，如正音是平聲，則上去入以次挨列。正音是上聲，則平去入以次挨列，再次列以叶音，則一字數音，庶無掛漏。
- (07) 字有正音，先載正義，再於一音之下，詳引經史數條，以為證據；其或音同義異，則於每音之下分列訓義；其或音異義同，則於訓義之後，又云某韻書作某切，義同，庶幾引據確切，展卷瞭然。
- (08) 正音之下，另有轉音，俱用空格，加一又字於上。轉音之後，字或通用，則云又某韻書某字通，再引書傳一條，以為證據。字或相同，則云又某韻書與某字同，亦引書傳一條以實之。其他如或作某、書作某，俱依此例。至有兩字通用，則首一條云，與某通，次一條加一又字於上，或有通至數字者，𠂔依此例。
- (09) 集內有或作某、書作某者，有與某字通、與某字同者，或通或同，各有分辨。或作者，

顯屬二字偶爾假借也，如禮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，則烈或作厲，左傳晉侯見鍾儀問其族曰：冷人也，則伶或作冷。書作者，形體雖異，本屬一字也，如花作華，馱作達等類，條分縷析，各引經史音釋為證。

- (10) 集內所載古文，除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諸書外，兼采經史音釋及凡子集，字書於本字下既載古文，復照古文之偏旁筆畫分載各部各畫，詳註所出何書，便於考證。
- (11) 《正字通》音訓每多繁冗重複，今於音義相同之字，止云註見某字，不載音義，庶幾詳略得宜，不眩心目。
- (12) 引用訓義，各以次第，經之後次史，史之後次子，子之後次以雜書，而於經史之中，仍依年代先後，不致舛錯倒置，亦無層見疊出之弊。
- (13) 《正字通》所載諸字多有未盡，今備采字書、韻書、經史子集，來歷典確者，並行編入，分載各部、各畫之後，上加增字，以別新舊。
- (14) 《正字通》承《字彙》之譌，有兩部疊見者，如堇字則西、土兼存；𤝵字則网、火互見，他若𠂔部已收𠂔、𠂔，而斤、日二部重載；舌部並列𠂔、𠂔，而甘、心二部已收。又有一部疊見者，如西部之𠂔，邑部之𠂔，後先矛盾，不可殫陳，今俱考校精詳，併歸一處。
- (15) 字有形體微分，訓義各別者，《佩觿》、《正譌》等書辨之詳矣，顧尚有譌以承譌，諸家蒙混者，如大部之奕、與升部之弈，《說文》點畫迥殊，舊註不加考校，徒費推詳，今俱細為辨析，庶指事瞭然不滋偽誤。
- (16) 《正字通》援引諸書不載篇名，考之古本，譌舛甚多。今俱窮流溯源，備載某書某篇，根據確鑿，如《史記》則〈索隱〉、〈正義〉兼陳，《漢書》則師古、如淳並列，他若郭象註《莊》，高誘註《呂》，悉從原本，不敢妄增。其間字有兩音，音有兩義，則並采無遺。如或有音無義，有義無音，則又寧缺無偽。偶有參酌，必用按字標明，古書具在，不可誣也。
- (17) 《字彙補》一書，考校各書，補諸家之所未載，頗稱博雅，但有《字彙》所收誤行增入者，亦有《正字通》所增仍為補綴者；其餘則專從《海篇大成》，《文房心鏡》，《五音篇海》，《龍龕手鑑》，《搜真玉鏡》等書，或字不成楷，或音義無徵，徒混心目，無當實用，今則詳考各書，入之〈備考〉，庶無以偽亂真之弊。
- (18) 篆籀淵源，猝難辨證，《正字通》妄加釐正，援引不倫，累牘連篇，使讀者瞢然莫辨，今則檢其精確者錄之，其泛濫無當者並皆刪去，不再駁辨，以滋異議。